

闻章◎著

走到远花开

行脚五台山随记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

走到蓮花開

行 脚 五 台 山 隨 記 聞 章 / 著

河
北
大
學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走到莲花开：行脚五台山随记 / 闻章著. — 保定：
河北大学出版社，2016.9

ISBN 978-7-5666-1025-6

I. ①走… II. ①闻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38486号

走到莲花开

——行脚五台山随记

闻 章/著

封面题字 闻 章

国画插图 闻 章

摄 影 田 鹏 王 睿等

选题策划 一鸣工作室·文化坊

责任编辑 邓一鸣

装帧设计  闻章BOOK DESIGN

责任印制 闻 利

出版发行 河北大学出版社

印 制 保定市文昌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

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

开 本 787×1092 1/16

字 数 160千字

印 张 13.25

书 号 ISBN 978-7-5666-1025-6

定 价 4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z o u d a o l i a n h u a k a i



闻章，本名靳文章。河北河间人，现居石家庄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著有《周易趣读》《老子趣读》《身边禅》《活卦》《韩羽》《把握未知的命运》《小兵张嘎之父》《步步踩着莲花》《大化如花》等书。



自序

书名叫《走到莲花开》。莲花什么时候开？是到了之后才开，还是开了之后才算到？

莲花开不开，什么时候开，不用问人，问自己就行。莲花乃心花，心花开时莲花开。何谓心花开？心结解时心花开。人都是有心结的——好的心结，坏的心结，不好不坏的心结——一个一个的死疙瘩。坏的心结，要解开；好的心结，更得解开。其实，心结没有好的；你觉得好，那是对自己的欺骗。解开一心结，开启一花瓣；千千结，千千莲瓣。

行脚，可以解心结；或者说，行脚是解心结的一个方式。走路则不行。走路与行脚不是一回事。为什么不是一回事？因为走路有目标。人朝着目标走，是结心结的方式。不管到不到目标，心结肯定结了一个又一个。行脚也有目标，但目标不在远处，而是在心里。走路是朝外走；行脚是朝内走，向着自己的内心。朝内心走的过程，即是解心结的过程。

走过五台山之后，田鹏又组织人走了峨眉，走了九华，走了黄梅老祖寺和庐山东林寺，再次走五台，再再次走五台，还到新疆去走。每次人不同，收获却都一样，就是解心结、开心花。

邓一鸣先生也一直在行脚，只不过是在他自己那里。我把稿子给



走到莲花开

了他，等于扔给他一座山，他从容地、不急不缓地行走在稿子的字里行间。他说，必须烂熟于心。还有，即是他以行脚五台的状态，天天面对自己，面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全部世界，不喜亦不不喜。最近我见他，他面色红润，话语圆融，不必问花事，也知他那里花事纷繁。

邓一鸣先生即本书的责任编辑。

我不感谢他，我感谢我。我感谢所有的我。

所谓“所有的我”是谁呢？除了文殊菩萨，除了行脚五台的那些人，除了与出版本书有关的那些人，即是读者您了。读这本书，肯定有好处。即：读着读着，说不定就想行脚了；一想行脚之事，紫朱色的花苞就吐露出来了。

2015年11月28日于石门



目 录

引子：欲见文殊，先问赵州 / 1

火里水里，都在心里 / 12

云在青天水在瓶 / 36

退后，退后，看顽石动也 / 58

遇到另一个自己 / 82

急流水上不流 / 114

我与莲花同日生 / 158

无尽花事梦里参 / 180

归来尚有不尽音 / 191

跋 语 / 196

后 记 / 198



引子：欲见文殊，先问赵州

石家庄立市之初，曾将石家庄、休门两个自然村的名字各取一字，组成“石门”。“石门”这两个字也真好，无意间得了地理真诠。石门乃太行山门户，西依峰岳而东抱平原。紧挨着石门的井陘，山属绝坎，云峰插天，关隘重重，为天下九塞之一。太行腹地高山之上即是山西——山西高，河北低；山西高而峻拔，河北低而宽阔。石门在宽阔里，也在峻拔里。西过井陘口、娘子关，到山西。山西有晋祠，有洪洞古槐。石门北面、西北，即正定、行唐、曲阳、阜平，由阜平入五台境。朝礼五台者，此是必经之路。为什么这么走？因为这样，即可顺访赵州观音院（柏林禅寺前身）和正定临济寺。赵州从谗禅师与临济义玄禅师在时，即是先吃了赵州茶，再来闻临济喝；先在这里开了智慧，再到五台让文殊菩萨去印证。后来即是拜谒赵州真际塔与临济澄灵塔，企图在此得着些禅门真味。再往前，魏晋南北朝时，佛教大兴，这一带便是全国佛造像基地；如今曲阳仍是“雕刻之乡”。

临济义玄禅师，禅风凌厉，为佛之铎，一喝而省天下。曾有地方官王常侍来寺里视察，义玄禅师做引领。王常侍问：“这一堂僧，念经吗？”义玄答：“不念经。”问：“打坐吗？”答：“不打坐。”问：“不念经，不打坐，那做什么？”义玄答道：“让他们一个个成



敢問路在何方
丁巳年秋月



◎ 敢问路在何方

佛做祖去！”而赵州老和尚的禅风却是绵绵密密，如细雨侵竹。来僧问祖师西来意，赵州反问：“吃粥了吗？”答：“吃了。”赵州说：“洗钵去！”那僧却因此而悟。

经临济义玄和赵州从谏两位大禅师多年行化过的这片土地，至今充满了灵性。具体表现为它的大朴与大智。石家庄人真是朴厚，朴厚即是以智慧为根基。因为天下事用不着算计，一算计就小了。从来不知算计的石家庄，坦坦荡荡，几十年间成长为一个大城市。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，心灵真的宽阔。

如今的临济寺，古塔仍在，风动铎鸣，犹如老禅风。赵州柏林寺，经净慧长老中兴，如今已是名满天下。赵州古佛的道场，钟鼓梵音，仍旧不绝如缕；无门关里，大和尚明海住持安稳。

石家庄即在这微笑里。

石家庄距五台山不过500华里。在现代交通条件下，这已经不算路了。即是这样，却有好多人都没有朝过五台。知道五台山，知道文殊菩萨，知道并没有亲到。好多人却也不遗憾，大概是觉得自己的智慧够用，不用劳烦文殊大驾；或者找个托词，说心里有文殊，因此也用不着劳动自己双脚。文殊菩萨也总是随缘，你来他欢迎，你不来他也不怪。当然，有好多人都已经朝过五台了，甚至不止一次。不过，如今却有了这样一个因缘：从石家庄出发，徒步到五台。这样的一件事好不好？当然是好！能行吗？组织者想了又想；或者是想也不想，觉得行，就肯定行。关键在发心，一个愿心起来，如春芽拱动，力量异常强大，没有谁能够遏止得住。

组织者是田鹏。田鹏与朋友开了一家让人自在安适的公司，其中有养生一项。他的养生与别人不同，不但养人的身，还养人的心。比如他开有“人生大富贵”讲堂，主张人生须知真富贵，须得真觉悟，而不是在喧嚣浮华中浪荡一生。为调理身心，亦将一位法师的养生禅



走到莲花开

与静慧长老的生活禅融汇生发，形成了一套身心减负的养生理念。其方法除了在饮食上调理之外，还有一大项即是行禅。行禅即是悉心走路，走出好多效果。行禅一般的形式是在场地上转圈。一次我对田鹏说，能不能把七天的转圈抻开来，抻成一个远途。田鹏一听即有大兴致，说这太好了，我们把煮汤的锅灶载在车上，一路行到五台山吧。如果说初衷，此即是了。当时在场的还有王睿，王睿见证了 this 想法的萌发。因此这次行脚自然少不了王睿。

我不是田鹏，我只管说，不管做；做不做我也不管。亏了世界上有田鹏，田鹏就负责把这一星星芽绿慢慢长成大树。10个月过去之后，到了2013年夏季，在坐车去山里的路上，田鹏问我：“你去吗？”事情果然成熟了。我立即回答：“去呀。”只是我岁数偏大，发白面皱，体形矮小，身单力薄，但徒步五台，不是空口白话，而是一步一步走的，能行吗？不行的话，也不仅仅是个简单的不行，一队伍的人呢，说不定是个拖累。拖累了队伍事小，耽误了朝山事大。田鹏即便不问，我也得自问。我问了，也答了：必须去。就因为岁数大，才更要去，不然以后机会是不是更少？时不我待，事不宜迟。再有，五台山我虽去过，但不是行脚去的，意义不一样。文殊菩萨不会嫌我老，他只会嫌我心力不够坚强。我从文多年，写书写文章，虽说没有智慧，但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智慧，一星半点的成绩，也是文殊所赐；若无文殊，定无文书。因此我没有理由偷这一次懒。“去呀”，这一句话决定了我的方向。不只去，“我还要写一本书，名字就叫《走到莲花开》。”似乎想也没想，就有了这样一个题目。题目的闪现，也应该是文殊菩萨的特别看顾。田鹏说那么这次行脚就叫“走到莲花开”好了。于是，“走到莲花开”就成了行脚的主题。

启程日期定了——8月4日。屈指一算，还只有10天。公司开始忙活一切：网上报名，具体联系，各种准备；准备各种，比如斗笠、拄

杖、雨衣、防暑药、止泻药、防蚊虫药、创可贴以及抽水泡用的针管等等。大事无小情，有一样没想到也会影响大事。并且还要开着车实地考察一下路线，看到底的里程及沿路的情况，以便安排每天的吃住。决定不空腹，以安心走路；也不带车，免生依赖心。即便有人不行，爬也该爬到五台。没有车，就得自己背行囊。行囊外的东西公司准备，行囊里头的东西个人准备。虽说个人准备，也是公司发通知，提示该带什么，需要注意什么。这些事，公司的韩小玉、乔俊荣、郭红霞等几位出力最多。行囊里头放什么呢？鞋是要放的，一双鞋不行，雨淋了要换；衣服也是；还要有毛巾被，说不定晚上要露宿；还有吃的——巧克力、饼干甚至水果之类，随时补充能量：总之，根据每个人的心思，行囊会有轻重，但再轻也得有20来斤。

当通知发到保定的邓一鸣时，邓一鸣建议，说应该印一件文化衫，有“走到莲花开”字样的。此时的田鹏，正在实地考察路线，一听就觉得好，只是没有时间落实。他索性采取“请君入瓮”的办法，说，麻烦邓一鸣代办一切。此时的田鹏，还不知邓一鸣是谁。邓一鸣既叫一鸣，没有二话，在大热天，也不知道跑了多少地方，联系了多少人，反正事做成了。图案发过来，田鹏看了，说真好。

我与邓一鸣认识，缘于出书。我是作者，他是编辑。也由此知道他人做得认真，事做得细致。田鹏刚跟我说过行脚之事，恰好邓一鸣来石家庄，一起喝茶时，行脚五台便成为谈资。他一听就来兴致，说：“我也想去。”他说他每天上下班都走着，一去十里，回来十里。“你看鞋，边都走出毛了。”“另外，《走到莲花开》这本书，我有感觉，应该我出。为了出书，我也须亲身体验，不然不深刻。”这即是邓一鸣先生的人生态度，他是把工作跟生命挂钩的。作为编辑，他的使命是出好书，涵养人心。他曾说，好书本身即是效益，非金钱所能衡量。好书是作者写出来的，也是编者编出来的。编者的付出是为人作嫁，把人家的



走到莲花开

女儿当成自家的女儿来装扮，源自内心深处的一份真爱。

出发的前一天，下午6时，大家齐集公司。一共18个人，只是徐崇智出差，未能赶回。大家兴致很高，认识的不认识的因此次行脚而成一体。名单是：靳文章（闻章，61岁）、刘见心（51岁）、邓一鸣（46岁）、徐崇智（45岁）、王秀杰（女，43岁）、王睿（42岁）、孔祥新（女，40岁）、李孟常（大龙，37岁）、王铁亮（36岁）、田鹏（33岁）、韩小玉（女，32岁）、乔俊荣（25岁）、李贵达（24岁）、崔春会（23岁）、郭红霞（女，21岁）、陈伟（21岁）、程通（20岁）、朱若琳（琳琳，女，16岁）。

我最大，若琳最小。一老一小中间，莲花朵朵开。此时此处，人人满怀憧憬。而有的人也难免有些许不安：朝山的路，会是怎样一个情景呢？这样长的路，这样热的天，这样浮躁的背景，从来没有过的经历，马上就要亲身体验，一切未知。正是未知使人兴奋，也正是未知使人起猜想。

其实，虽说一切未知，却也一切已知，因为从一发心，就已经奠定：须有一份深心。所谓“深心”，即是恭敬心、渴仰心、殷切心。

五台是圣山，文殊乃大智。如果没有一份深心，就与神圣不匹配，就与智慧不相宜。而不匹配、不相宜，即是错位；错位就会导致松散、疲惫、自我较劲，从而烦恼重重。世界是感应的，真心感得他心动，真心感得万物应。心在，世界就在了；心真，世界就真了。而诸佛菩萨，从来是真的，他们是靠真心修成的，他们是真心的具体体现。真心对真心，才会有效应，所谓“同声共振、同气相求”，所谓“同频率”。文殊菩萨一直有着强烈的信号，无量劫来他一直在召唤，一直在昭示，只是我们无听无视。我们一直在愚痴泥中滚爬，一颗心早已垢迹斑斑。此次行脚，是一次自我救赎行动，是一个自我超越过程，是寻找自己的一次尝试，是报答佛恩、父母恩、众生恩的一个机会。身体上是一次挑

战，心灵上是一次洗刷、一次超拔。主题已有——“走到莲花开”，莲花在哪里开？莲花在心里开。佛菩萨那里是莲花界，青黄赤白，香光庄严。在此花映照之下，污泥浊水也会有片片花影。莲花出自淤泥，我们是淤泥，却也是生长莲花的淤泥！不，淤泥是莲花的前身。只要我们相信，心花即开启。此是此行高度。

高度决定态度，因此，不用说，我们也知道，我们这些人虽然有的刚刚认识，却不是乌合之众，也不同于一般的旅游团队，当然更不是比赛。你、我、他，是一个整体，不管在前在后，不管年长年幼，一切已无别。就好比头脑、四肢、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，各是各，却也同是一体。正因为各是各，才更是一体——各安其位，各司其职，都把自己照顾好；照顾好了自己，也就照顾好了整体。这是不热心的热心，不照顾的照顾。心定，一切定；我安，全体安。我和若琳，一老一小，但她要长大，我要年轻，因此最不该被照顾的，恰是我们。

走法呢？凡是行过禅的都知道走法：竖穷三际，横贯十方，全聚拢于脚下，我是宇宙，宇宙是我。前边有目标，但一旦踏上行程，我只是我：我在我这里，不在目标那里；反过来，目标在我这里。每一步都不是目的地，但目的地却离不开每一步——步步不是步步是。因此不用赶路，不超谁，也不等谁，自己走自己的，谁在前就在前，谁在后就在后，不必在意。走一步，扔一步，一颗心只在当下，千里万里只是一步，这样就不累了。已经是一整体，最前、最后哪怕相距十里、数十里，也是一整体。联系方式靠心不靠身。

恰有一出家师父，在朝礼五台的路上，三步一拜，额上、手上已结老茧。田鹏在勘察路线时看到了，于是停下车来前去供养。当出家师父知道田鹏正在为五台行脚做准备时，异常高兴，告诉田鹏行脚的注意事项：一、须有一根拄杖，山路上可助脚力，兼防野狗；二、不急不缓，徐徐而行；三、不是一人朝圣，而是带着七世父母、冤亲债